

# 黃帝內經·素問

## 氣交變大論篇第六十九

### 原文

黃帝問曰：五運更治，上應天期，陰陽往復，寒暑迎隨，真邪相薄，內外分離，六經波蕩，五氣傾移，太過不及，專勝兼並，願言其始，而有常名，可得聞乎？

岐伯稽首再拜對曰：昭乎哉問也！是明道也。此上帝所貴，先師傳之，臣雖不敏，往聞其旨。

帝曰：余聞得其人不教，是謂失道，傳非其人，慢泄天寶。余誠菲德，未足以受至道；然而眾子哀其不終，願夫子保於無窮，流於無極，余司其事，則而行之，奈何？

岐伯曰：請遂言之也。上經曰：夫道者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，可以長久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本氣位也。位天者，天文也。地位者，地理也。通於人氣之變化者，人事也。故太過者先天，不及者後天，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。

帝曰：五運之化，太過何如？

岐伯曰：歲木太過，風氣流行，脾土受邪。民病飧泄，食減體重，煩冤、腸鳴、腹支滿，上應歲星。甚則忽忽善怒，

眩冒巔疾，化氣不政，生氣獨治，雲物飛動，草木不寧，甚而搖落，反脅痛而吐甚，沖陽絕者，死不治，上應太白星。

歲火太過，炎暑流行，金肺受邪。民病瘧，少氣、咳喘、血嗌、血泄、注下、溢燥、耳聾、中熱、肩背熱，上應熒惑星。甚則胸中痛，脅支滿，脅痛、膺背肩胛間痛，兩臂內痛，身熱骨痛而為浸淫。收氣不行，長氣獨明，雨水霜寒，上應辰星。上臨少陰少陽，火燔，冰泉涸，物焦槁，病反譫妄狂越，咳喘息鳴，下甚，血溢泄不已，太淵絕者，死不治，上應熒惑星。

歲土太過，雨濕流行，腎水受邪。民病腹痛，清厥、意不樂、體重煩冤、上應鎮星。甚則肌肉痿，足痿不收行，善癢，腳下痛、飲發中滿、食減、四肢不舉。變生得位，藏氣伏化，氣獨治之，泉湧河衍，涸澤生魚，風雨大至，土崩潰，鱗見於陸，病腹滿溏泄，腸鳴，反下甚，而太谿絕者，死不治。上應歲星。

歲金太過，燥氣流行，肝木受邪。民病兩脅下，少腹痛，目赤痛、眦瘍、耳無所聞。肅殺而甚，則體重煩冤，胸痛引背，兩脅滿且痛引少腹，上應太白星。甚則喘咳逆氣，肩背痛；尻陰股膝髀足皆病，上應熒惑星。收氣峻，生氣下，

草木斂，蒼乾雕隕，病反暴痛，肱脅不可反側，咳逆甚而血溢，太沖絕者，死不治。上應太白星。

歲水太過，寒氣流行，邪害心火。民病身熱煩心，躁悸、陰厥、上下中寒、譫妄心痛、寒氣早至，上應辰星。甚則腹大脛腫，喘咳寢汗出，憎風，大雨至，埃霧朦鬱，上應鎮星。上臨太陽，雨冰雪霜不時降，濕氣變物，病反腹滿腸鳴澹泄，食不化，渴而妄冒，神門絕者，死不治，上應熒惑辰星。

帝曰：善。其不及何如？

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歲木不及，燥乃大行，生氣失應，草木晚榮，肅殺而甚，則剛木辟者，悉萎蒼乾，上應太白星。民病中清，肱脅痛，少腹痛，腸鳴、澹泄。涼雨時至，上應太白星，其穀蒼。上臨陽明，生氣失政，草木再榮，化氣乃急，上應太白鎮星，其主蒼早。復則炎暑流火，濕性燥，柔脆草木焦槁，下體再生，華實齊化，病寒熱瘡瘍痲疹癰疽，上應熒惑太白，其穀白堅。白露早降，收殺氣行，寒雨害物，蟲食甘黃，脾土受邪，赤氣後化，心氣晚治，上勝肺金，白氣乃屈，其穀不成，咳而飢，上應熒惑太白星。

歲火不及，寒乃大行，長政不用，物榮而下。凝慘而甚，則陽氣不化，乃折榮美，上應辰星。民病胸中痛、脅支滿，

兩脅痛，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，鬱冒蒙昧，心痛暴暗，胸復大，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，甚則屈不能伸，髀髀如別，上應熒惑辰星，其穀丹。復則埃鬱，大雨且至，黑氣乃辱，病驚瘡腹滿食飲不下寒中，腸鳴泄注，腹痛暴攣痿痺，足不任身，上應鎮星辰星，玄穀不成。

歲土不及，風乃大行，化氣不令，草木茂榮。飄揚而甚，秀而不實，上應歲星。民病飡泄霍亂，體重腹痛，筋骨繇復，肌肉酸，善怒，臟氣舉事，蟄蟲早附，鹹病寒中，上應歲星鎮星，其穀。復則收政嚴峻，名木蒼雕，胸脅暴痛，下引少腹，善太息，蟲食甘黃，氣客於脾，穀乃減，民食少失味，蒼穀乃損，上應太白歲星。上臨厥陰，流水不冰，蟄蟲來見，臟氣不用，白乃不復，上應歲星，民乃康。

歲金不及，炎火乃行，生氣乃用，長氣專勝，庶物以茂，燥爍以行，上應熒惑星。民病肩背督重，鼽嚏、血便注下，收氣乃後，上應太白星，其穀堅芒。復則寒雨暴至乃零，冰雹霜雪殺物，陰厥且格，陽反上行，頭腦戶痛，延及窗頂，發熱，上應辰星，丹穀不成，民病口瘡，甚則心痛。

歲水不及，濕乃大行，長氣反用，其化乃速，暑雨數至，上應鎮星。民病腹滿，身重濡泄，寒瘍流水，腰股痛發，臃

股膝不便，煩冤、足痿清厥，腳下痛，甚則跗腫，藏氣不政，腎氣不衡，上應辰星，其穀秬。上臨太陰，則大寒數舉，蟄蟲早藏，地積堅冰，陽光不治，民病寒疾於下，甚則腹滿浮腫，上應鎮星，其主 穀。復則大風暴發，草偃木零，生長不鮮，面色時變，筋骨並辟，肉 瘠，目視 ，物疏璽，肌肉胗發，氣並膈中，痛於心腹，黃氣乃損，其穀不登，上應歲星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其時也。

岐伯曰：悉哉問也？木不及，春有鳴條律暢之化，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。春有慘淒殘賤之勝，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。其眚東，其臟肝，其病內舍肱脅，外在關節。

火不及，夏有炳明光顯之化，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。夏有慘淒凝冽之勝，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。其眚南，其臟心，其病內舍膺脅，外在經絡。

土不及，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，則春有鳴條鼓拆之政。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，則秋有肅殺霖淫之復。其眚四維，其臟脾，其病內舍心腹，外在肌肉四肢。

金不及，夏有光顯鬱蒸之令，則冬有嚴凝整肅之應，夏有炎爍燔燎之變，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。其眚西，其臟肺，

其病內舍膺脅肩背，外在皮毛。

水不及，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，則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。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，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。其眚北，其臟腎，其病內舍腰脊骨髓，外在溪谷踠膝。

夫五運之政，猶權衡也，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化者應之，變者復之，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，氣之常也，失常則天地四塞矣。故曰天地之動靜，神明為之紀，陰陽之往復，寒暑彰其兆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夫子之言五氣之變，四時之應，可謂悉矣，夫氣之動亂，觸遇而作，發無常會，卒然災合，何以期之？

岐伯曰：天氣之動變，固不常在，而德化政令災變，不同其候也。

帝曰：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東方生風，風生木，其德敷和，其化生榮，其政舒啟，其令風，其變振發，其災散落。

南方生熱，熱生火，其德彰顯，其化蕃茂，其政明耀，其令熱，其變銷爍，其災燔 。

中央生濕，濕生土，其德溽蒸，其化豐備，其政安靜，其令濕，其變驟注，其災霖潰。

西方生燥，燥生金，其德清潔，其化緊斂，其政勁切，

其令燥，其變肅殺，其災蒼隕。

北方生寒，寒生水，其德淒滄，其化清謐，其政凝肅，其令寒，其變慄冽，其災冰雪霜雹。

是以察其動色，有德，有化、有政、有令、有變、有災，而物由之，而人應之也。

帝曰：夫子之言歲候不及，其太過而上應五星，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易非常而有也，卒然而動，其亦為之變乎？

岐伯曰：承天而行之，故無妄動，無不應也。卒然而動者，氣之交變也，其不應焉。故曰應常不應卒，此之謂也。

黃帝曰：其應奈何？岐伯曰：各從其氣化也。

黃帝曰：其行之徐疾逆順何如？

岐伯曰：以道留久，逆守而小，是謂省下。

以道而去，去而速來，曲而過之，是謂省遺過也。

久留而環，或離或附，是謂議災，與其德也。

應近則小，應遠則大。

芒而大，倍常之一，其化甚，大常之二，其眚即也；小常之一，其化減；小常之二，是謂臨視，省下之過與其德也，德者福之，過者伐之。

是以象之見也，高而遠則小，下而近則大，故大則喜怒

邇，小則禍福遠。

歲運太過，則運星北越。運氣相得，則各行以道。

故歲運太過，畏星失色，而兼其母；不及則色兼其所不勝。

肖者瞿瞿，莫知其妙，閔閔之當，孰者為良，妄行無徵，示畏侯王。

帝曰：其災應何如？岐伯曰：亦各從其化也，故時至有盛衰，凌犯有逆順，留守有多少，形見有善惡，宿屬有勝負，徵應有吉凶矣。

帝曰：其善惡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有喜有怒，有憂有喪，有澤有燥，此象之常也，必謹察之。

帝曰：六者高下異乎？岐伯曰：象見高下，其應一也，故人亦應之。

帝曰：善。其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夫德化政令災變，不能相加也；勝負盛衰，不能相多也；往來小大，不能相過也；用之升降，不能相無也；各從其動而復之耳。

帝曰：其病生何如？岐伯曰：德化者，氣之祥；政令者，氣之章；變易者，復之紀；災眚者，傷之始；氣相勝者和，

不相勝者病；重感於邪則甚也。

帝曰：善。所謂精光之論，大聖之業，宣明大道，通於無窮，究於無極也。余聞之善言天者，必應於人，善言古者，必驗於今，善言氣者，必彰於物，善言應者，同天地之化，善言化言變者，通神明之理，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歟。乃擇良兆而藏之靈室，每旦讀之，命曰氣交變，非齋戒不敢發，慎傳也。